

春来,吃春笋,江南有味。

去笋衣,去老根,洗净,切滚刀块,加几片金华火腿,五花肉切成小方块,加姜,加葱结,加茴香,加绍酒,加清水,共一煲,大火烧开,小火慢炖。这一锅,江南人称“腌笃鲜”。“腌”就是腌猪肉,金华火腿片。“鲜”是鲜春笋、鲜猪肉。“笃”是小火“笃笃”有声,滚水冒泡。老咸肉和小鲜肉,冬天的腊味和春天的鲜味,于一煲之中,混乱、穿越、对话,相互成就。肉红、汤白、笋黄,跨越季节的鲜香,热气腾腾。

杭州和尚齐颢说,春笋有两种吃法:取鲜嫩者,和薄面,拖油煎煊,如黄金色。或以笋切作方片,和白米煮粥。《笋疏》云“拖油盘内煊黄金,和米铛中煮白玉”。一黄一白,一称“煊金”、一称“煮玉”。“煊金煮玉”,听上去就很好吃。袁枚说:“凡事不宜苟且,而于饮食尤甚。”对于饮食,不只色、香、味“不宜苟且”,连名字亦“不宜苟且”。一个好名字,让人忘却世俗、食指大动。

对春笋,宋人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另有“傍林鲜”一法:“夏初林笋盛时,扫叶就竹边煨熟,其味甚鲜,名曰傍林鲜。”林洪会吃,吃法极简,不过,取菜名亦不遗余力。“傍林鲜”是直接 在竹林边扫拢落叶,点火煨笋。笋熟即食。我在儿时煨过笋,不在林边,在灶下,以煮饭之余烬,煨细笋,一把十数根,煨至外焦里嫩,香气弥散。以灰锹扒出,敲去外壳灰衣,边剥边食,剥一节,食一节,不用蘸酱,加料,已极鲜美。仿林洪之说,可取名为“灶下鲜”。

林洪文中还录一趣:“文与可守临川,正与家人煨笋午饭,忽得东坡书,诗云:‘想见清贫馋太守,渭川千亩在胸中’。不觉喷饭满案。想作此供也。”其事出苏轼《文与可画筼筻谷偃竹记》。文与可尤擅画竹,为画竹,不管冷热寒暑,刮风下雨,一头钻进竹林,细致观察竹子四时之变、明暗之异,于是,竹之变、竹之异,皆抵达其笔端毫末,铺展在纸上。苏

人行道上有所思

南吸

感谢有关方面为民办实事,家里附近几条马路的人行道铺上了平整的地砖。修路的人还十分用心,对几棵大树专门修筑了小围栏加以保护。走在平整、光洁的人行道上,第一次发现这些平时感到很挤窄的路,本来还是蛮宽敞的,最宽的,能有4米左右。

可好景不长,没过几天,人行道又回到了以前的挤窄。主要是共享单车占去路面。最宽的路面反而变成了最挤窄的:就因为宽,所以单车停了两排,只留出 一条狭窄的缝,不仅妨碍走路,还有安全隐患。

共享单车满足了许多市民的骑行需求,但不能同时妨碍到步行者的权益。于此,希望单车管理方加强统筹,利用空间需更合理。使用者也要自觉合理停放,不做路障制造者。

行走在窄缝间,更有所思。仿鲁迅名言来说:其实地上本有宽敞的路,占道的障碍多了,路才变成狭窄。排除这些障碍,让路恢复原本的宽敞,也许适用的,不只是人行道。

七夕会

家里有娃两岁多,童言童语总是给你带来些意外的——惊喜?

孩子静悄悄,必定在作妖。我们正说着话,发现旁边娃娃突然安静下了,仔细一看,用肉乎乎的小手往鼻孔里边钻,还边拿出来看看。

恶心吗?还真不觉得。人类幼崽、又是自己娃,十级滤镜都能戴上,当然觉得很可爱。但是又不能让他这么做。

“小朋友,抠鼻子会流鼻血的。”

“我鼻子拉便便了。”

鼻子?拉便便?我们略微费了下脑回路,才明白,是有鼻屎。这语言的举一反三,还挺成功的。

“有鼻屎不能抠,屁屁拉便便的时候你也不抠,对不对?”

“屁屁拉便便臭,鼻子拉便便不臭。”

轼与文与可为表兄弟,行文记之:“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,叶叶而累之,岂复有竹乎?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,执笔熟视,乃见其所欲画者,急起从之,振笔直遂,以追其所见,如兔起鹘落,少纵则逝矣。”他说别人画竹都是一节一节、一叶一叶地画,文与可画竹是胸中有完整的竹子,拿起笔就能在纸上看到自己想要画的竹子。如此,不过是把胸中成竹掏出,放到纸上,迅速异常。

这“胸有成竹”,让国人反复咀嚼了一千年。像春笋之鲜,可反复咀嚼。

半文

却说这天,文与可正在煨笋过饭,鲜掉眉毛。忽然就收到了苏东坡来信,展开一看,里面一诗,诗中说“料想你这个清贫嘴馋的太守,定是把渭水之滨千亩竹子都吞进肚子了”。文与可忍不住哈哈大笑,饭都喷了出来。苏东坡写这一句时必定也极为得意,大概也想象到了文与可笑到肚子痛的模样,不过,他恐怕没想到文与可恰巧是在吃幼竹时读到。还好,没有把胸中那些成竹喷出来,不然,更为壮观!

我不会写诗,亦不会画竹,不过,并不影响我吃春笋。我之好笋,自童年的

春天伊始,数十年未变。“傍林鲜”是鲜,“腌笃鲜”也是鲜,“煊金煮玉”同样鲜,同样春笋,不一样的鲜。李渔说:“论蔬食之美者,曰清,曰洁,曰芳馥,曰松脆而已矣。不知其至美所在,能居肉食之上者,只在一字之鲜。”不管一样不一样,鲜就好。

现在,不是缺少少穿那会儿,想吃吃不到。现在,想吃,就吃。有时不是不想吃,而是不敢吃,不能吃。既然吃已有节制,已有约束,更要好好地吃。所以,吃东西,不纯粹只是吃东西。要慢慢地吃,要付出文化味,吃出仪式感。春天,吃春笋,于吃笋之余,想一想“成竹在胸”,想一想“渭滨千亩在胸中”,更入味,有回味。回想数十年前,将一把细笋埋入灶膛,余烬,一时,鲜香四溢。这,就是春天的味道,正宗的江南味。细想起来,我这胸中,虽无“千亩”,江南千根,定是有了的。

眼光

千里生

在我的眼里,你能看到什么?

希望是:光芒升起的朝阳。或者是:色彩变幻的晚霞。

在你的眼里,我能看见——星辰大海。

它们就像你,住在我心里,眨着眼睛。

我要收集无数人眼里的光,在心中珍藏。春夏秋冬,轻声哼唱。

童言童语

纪忠鑫

我们瞬间石化,无言以对。想笑又笑不出来,想反驳又找不到合适的说辞,那就由着去吧。没有鼻屎,或者觉着疼了,你总不抠了。

这个年纪正是模仿的年纪,我们说啥,他跟着学说啥。

“外面下雪了。”“外面下雪了。”

“有人来了。”“有人来了。”

“我们数数吧。”“我们数数吧。”

“1、2、3。”“我不会。”

这一句“我不会”,是特别的清晰有力,把我们整蒙了。跟谁学的?怎么会冒出来的?这是在说相声吗?全家安静了一秒,然后神同步般哄堂大笑,实在忍不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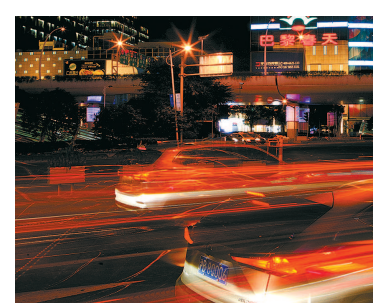
笑过以后,我们认真回忆,大人们都不承认小娃娃是跟自己学的。可能这孩子主打一个

诗社成立研修班,意在提高诗词爱好者的学识修养和创作能力。某次布置的作业是“咏物”,体裁是七绝,所咏事主不限。学员们驰骋想象,写出了五花八门的“物”。看了他们的作业,欣喜之余,总觉得还差了点什么,犹如排球的二传不到位,又如足球的临门踢歪。于是干脆来个同题同咏,让大家可以有个比较。这里限于篇幅,只能举少许例子,来与诗词爱好者们共享。

例一,这位学员写的是《牵牛花》:“春引相思牵蔓生,柔肠晓露孕秋情。一朝集取东风色,倾诉无声胜有声。”牵牛花又名喇叭花,估计诗的末句即缘此而来。但因缺乏铺垫,所以显得很突兀,第三句和第四句之间毫无逻辑联系,这便是“二传不到位”。同样题材,我是这样写的:“非是名花却有名,贫家美女亦亭亭。生来得似原头草,过了秋冬自在青。”写作思路是:牵牛花不是名花,犹如贫家美女,所以并不娇贵。就好比野火烧不尽的原头草,过了秋冬又重生,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。末句的“青”,是颜色又不是颜色,其实更是一种境界,故曰“自在”。

例二,这位学员写的是《残荷》:“也无浣女也无舟,听雨听风谁伴愁。尝尽炎凉清格在,凌波瘦影待鸿俦。”前三句有点“残”的意思,但末句却是走偏了,干吗要“待鸿俦”呢?不管是等待大雁还是等待朋友,都与“残”字无关,这就是“临门踢歪”。我是这样来写残荷的:“老来何必再田田?鱼戏疏枝别有天。

晨光中的花园,正繁花盛开。花瓣优雅地展开,微风中翩翩,如芬芳的羽毛,淡浓相宜;像一个个老友,在阳光下,在春天里,缤纷地低语。缤纷地低语,是灵魂的喜悦,是一个个春天的故事。火红的茶花,热烈地绽放,诉说此起彼伏的情谊。风铃草摇曳着,温柔的风吹过,清脆悦耳。橙红的百合,安详而纯洁,在蓝蓝的天空下,吐露优雅。深红的玫瑰,天鹅绒般高贵,如爱情的蜜语甜言。五彩的郁金香,一路浪漫。墙角的绣球,花团锦簇,一段春天交响曲。草地上洒落的海棠花,在大地上吟诵粉色的短歌。每朵花,每片花瓣,都是大自然的一首诗。在花瓣的低语里,生命的乐章回旋在每一个春天的舞台。



城市夜车轨迹 王照辉 摄

朋友家娃也很小,有一段时间家里人为了让娃好好吃饭,允许吃饭时看动画片。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,坏习惯养成了。看动画片变成了吃饭的标配。朋友打定主意改回来,不吃就饿一顿,也不准看。这娃娃倒是干脆得很,不给看是吧?你以为我会以不吃饭要挟吗?那可就太小瞧我了。“我要闹人了啊。”

此言一出,笑翻众人。小娃娃能有什么坏心思呢?我的坏心思全都讲出来了。我也会:勿谓言之不预也。总说小孩子可爱,萌娃、萌娃的叫着。想想也是,这些话换成大人,不,甚至换成大孩子试试说,别说笑了,轻则觉得做作,重则让你火冒三丈,甚至揍一顿的心都有。

有些真实,还得让小孩子说出来,才有趣。

与学员们的同题同咏

胡中行

拂面秋风吹皱水,更添挺拔胜清圆。”把著名的汉乐府“江南可采莲”作为对照,着力写出残荷的风韵。像人一样,老有老的神采。末句的“挺拔胜清圆”,则是全诗的着力点。

例三,这是一首题为《高铁》的诗:“电掣星驰胜戴宗,纵横南北与西东。穿山越壑等闲事,一路风光入眼中。”这位学员显然没有写出高铁的特点,什么“纵横”、“穿山”、“一路风光”,都是普通火车早已做到的事情。更可笑的是第一句,“胜戴宗”何须高铁?一辆电动自行车就足够了。我的诗则是这样写的:“万里关山方寸间,朝秦暮楚霎时还。如今欲使杨妃笑,一列红尘只等闲。”前两句都是极言其快,万里关山如行方寸之间,这里还活用了“朝秦暮楚”的成语,出了点新意。下联则用了杨贵妃吃荔枝的故事,杜牧诗云: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,现在有了高铁,从广东送荔枝到西安,自然是“只等闲”的事了。

例四,题为《腊梅》:“破腊冲寒一树金,离尘点点抱枝吟。东风不耐春花妒,唯教幽香沁我心。”这首诗写得有点杂糅,“抱枝吟”者是谁?“春花妒”与“我心”的关系又是什么?这些问题估计作者自己也未必清楚。我写腊梅,则是着墨于腊来何必再田田?鱼戏疏枝别有天。梅与梅花的区别:“君属蔷薇我属

“程毅中先生过世”,得知这个消息时,我半天没回过神。不到一周之前,程有庆老师(程先生之子)还说,先生平安出院,身体恢复得不错。我还给先生寄去了养胃的小米,如今快递未到,先生人已不在了。

程先生从中华书局退休那年,我才出生,于我而言,先生一直是论文引用资料上出现的人物,从未想过,有一天可以得到他的指导。

2017年6月,先生将修改意见寄给我。由于先生常年做编辑,对于引文格外注意,指出的很多细节令我汗颜。此时,我只以为,这是一次普通的前辈指导晚辈学术的交往。直到一年多后,我看

到了先生出版的书籍后记,其中写道,妻子顾薇芬的过世令他六神无主,万念俱灰,消沉了近百日之后,在朋友们和儿女的劝慰下,才稍打起精神,勉力写成这篇后记。落款时间是2017年7月25日。程夫人过世时间是4月5日。也就是说,在妻子过世之后,先生即使遭受心理打击,依然看完了我的论文,并写下意见。这时先生已经87岁高龄,而我只是一个与先生偶然相遇、斗胆求助的学生。他太多的理由可以婉拒、敷衍,可是他没有。我不知道该如何作评,只记得当时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。

那时候,我恰逢学术低谷,想放弃,可是看着先生的信,我又觉得,现在放弃,不只对不起自己,也对不起先生的新信任。再后来,我的专著出版,我将书寄给先生。说来惭愧,当时只是觉得,这是一件应有的往来礼仪,令我没想到的是,先生给我回信再次提出了修改意见——对一本已经出版的专著,再次提出修改意见。先生并没有说什么大道理,但“再加抽阅,再献直言以报”几个字,却告诉我,图书出版等都是过程,不断精进所研究的方向才是目的。

坦白讲,在这之前,对于学术研究,我没有这种心态。若有人告诉我,有学者是这样的心态,我也压根不可能相信。这个社会发展太快了,速度才是竞争力。就连我为自己这本专著跑遍全国大半的图书馆的行为,我都常常嘲自己是憨憨,内心觉得这样的付出不值当。可是程先生的这封信,就像一位敦厚的长辈,不是高高在上,没有斥责,而是身体力行地告诉我,学术研究应该是什么样的。

至此,程先生在我心中是严谨的代名词。后来我还发现,先生对学术研究的执拗,并不仅仅在于论文。比如我随手写的豆腐块文章,发表在“古代小说网”公众号,程先生留言“题诗第七句释文有误,请细认”。有一段时间,我看到先生的名字都条件反射,强迫症一样要再检查一遍文章。

“板凳要坐十年冷,文章不写半句空”。学生愚钝,但是,先生所教,自始至终铭记在心。

樟,同名异目各芬芳。须知腊月风骚客,不在断桥墙角旁。”按植物的分类,梅花属蔷薇目,腊梅属樟目。“断桥”和“墙角”语分别出自陆游的“驿外断桥边,寂寞开无主”和王安石的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”。他们所咏都是梅花而非腊梅。腊梅开于腊月,而梅花则开于明年一二月间,故曰其时骚人不在腊梅开而梅花未开之处也。

例五,有位青年学员别出心裁,写了一首《咏Wi-Fi》:“万象包罗最轻,入时光影仗流行。隔篱呼取非关酒,元是邻人问姓名。”诗的前两句尚切题,后两句则有点莫名其妙了。尽管借用了杜甫“肯与邻翁相对饮,隔篱呼取尽余杯”的诗意,却说不明白这与Wi-Fi有什么关系。对于Wi-Fi,我是这样写的:“手谈屏晤听新闻,百事全凭网络云。阿堵真如双刀剑,亦忧亦喜对缤纷。”重点在后面两句,阿堵,魏晋时的口语,“这个”“那个”的意思。这里提出了一个“双刀剑”的问题,科技的迅猛发展,对人类是福是祸,的确是个需要认真对待、切实解决的课题。

例六,最后说一首咏“箸”(筷子)的诗:“七寸六分从俗身,尘间识得味甘辛。纵然淡饭人情薄,不改初心怀抱真。”写筷子写到“人情薄”“怀抱真”,有点拔高了。我这首便是用来降温的:“削竹雕牙细且长,佳肴入口赖君忙。请君慢慢轻轻夹,夹出人生寿与康。”明白如话,就不作解释了。

忆程毅中先生

金昱杉